

# 语文辅导

(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专刊)

3

1977

江西省赣州师范学校函授组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 稿 约

寻 韶 文 季

为了辅导语文函授学员学习，为了更紧密配合中、小学教育革命和语文教改的需要，我组编印的《语文辅导》特向我地区工农兵群众、教育工作者、中、小学语文教师，语文工作者和语文爱好者，以及广大中小学师生征稿。稿件主要范围如下：

一、学习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华主席著作、党报党刊社论的体会，特别是其中关于教育思想方面的著作，关于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理论，以及已经选入我省中小学语文课本，或适合作中小学语文补充教材的著作的学习体会和分析研究。

二、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改方面的经验体会，情况交流，问题探讨。

三、我省现行不同学制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或适合作中小学语文补充教材的文章）分析，教材研究（多篇教材综合性研究，或单篇教材重点、难点、疑点的研究）。

四、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研究（综合性的某一类型教材的教法研究，或单篇课文的教法研究，教学计划，课堂教学纪要，评教评学纪要）。

五、中、小学作文教学的教材教法研究，经验介绍，情况交流，问题探讨。

六、中、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方面的读物评介，经验介绍，情况反映，问题探讨。

七、语文基础知识。

来稿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篇幅不受限制（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体裁形式自定。稿件寄：赣州市东郊，赣州师范学校函授组。并请在信封上注明“稿件”两字。

# 目 录

自传	鲁迅(1)
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	周建人(3)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李何林(14)
革命文学的楷模 ——谈鲁迅的小说	北京师大中文系(66)
疾风中的劲草 严霜下的香花 ——学习鲁迅散文诗集《朝花夕拾》	北京师大中文系(88)
关于鲁迅的诗歌	王蒙(113)
稿约	封三

# 自传

鲁迅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予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当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

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原载《鲁迅全集》第七卷)

# 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

周 建 人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我国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诞生九十周年。《中国建设》杂志要我谈谈有关鲁迅的情况，对于鲁迅我也谈不出很多，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评价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只是指他在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所作的伟大功绩，更重要的是指他的世界观是共产主义的。鲁迅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是天生的，不是离开社会实践形成的。而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斗争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起来的。而国内外的反动派，总是企图否定这一事实。我写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回答吧。

## 寻找革命真理 探求革命道路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绍兴城里一户不愁生计的人家家里。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社会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鲁迅少年时代，由于家庭的变故，父亲的患病，几乎每天都要到当铺里去当东西，到药店去给父亲买药，开始尝到了一点贫困的滋味。父亲死后不久，他就寄住在乡下一个亲戚家里，有机会和劳动人民的孩子接触，知道了和自己家庭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渐渐了解到农民的痛苦，看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

社会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勃兴，激起了年轻的鲁迅追求真理的愿望。鲁迅不愿意象一般人想的那样去当官僚的属员和学做生意，总想到外面去寻找真理。可是他又没有钱，只好不顾别人的讥笑，去报考免费的洋务学堂①。在那里他接受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进化论的影响，以为将来一定比现在好，青年一定比老年好，使他感到斗争是有意义的，给了他一定的信心和希望。他刻下了两个图章，一个叫“文章误我”，一个叫“夏剑生”，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夏”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尽管激起了鲁迅一时的热情，但这不是建筑在历史

① 洋务学堂，它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政府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而创办的学堂。

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思想武器。

当鲁迅从洋务学堂毕业以后，便被派往日本留学。鲁迅到日本后，先是学医，原想将来回国后解除病人的疾苦，以医学来拯救祖国。他在学习上得到良好的成绩，引起某些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学生的嫉妒。在他们眼里，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鲁迅受到这次侮辱，感到身为弱国人民的痛苦，更加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同时，他又在一部日俄战争的影片上，看到一个说是替帝俄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斩首，而围观的一群中国人，竟无动于衷。这时，鲁迅感到，医学并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如果思想没有觉悟，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或当麻木的观众。他认为头等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人的思想，而能够改变思想的是文艺。于是便毅然放弃学医而从事新文艺。他曾积极筹办了一个叫《新生》的杂志，又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两本《域外小说集》还专门介绍具有反抗精神的弱小民族的诗人及其作品，写了《摩罗诗力说》等重要政治论文和文艺论文，鼓动人们起来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专制统治。

一九〇九年，鲁迅从日本回国。不久，国内就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当时，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以热烈的心情，组织青年学生，拿着大刀，到街头宣传。路上有人问他：“万一有人阻拦怎么办？”鲁迅厉声回答：“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他希望这次革命带来新的变革。可是这次资产阶

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革命政府还是由几个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所组成。列强的侵略变本加厉，军阀的混战连年不断，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鲁迅很感失望，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痛感这次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不可能正确认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可能找到中国革命新的出路。这时，在他思想上，由满腔的革命激情转到深沉的思索。

这一阶段，鲁迅的思想有改革现实的要求，有反抗恶势力的热情，有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也有失望的苦闷，不解的低沉，战斗的踌躇。说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无法解决鲁迅所要寻求的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

## 在革命斗争中学习

## 在革命斗争中改造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①，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

①五四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取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各种特权。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愤怒，北京的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以示抗议。反帝反

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文化战线上，产生了完全崭新的生力军。这个新的文化生力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结成统一战线，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展开了英勇的、猛烈的进攻。

鲁迅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先进分子一样，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鼓舞，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觉得拆毁这旧世界的“铁屋子”有了希望。他所长期思索的中国革命出路问题，开始有了答案。他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的行列，自觉的遵奉共产主义前驱者的命令，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呐喊助威，冲锋陷阵。他写了不少战斗的小说、杂文和思想批判的论文，象钢刀一样刺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心脏。一切压迫人民、毒害人民、愚弄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他都憎恶之、暴露之、鞭挞之、扫荡之。他写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揭开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假面，暴露出血淋淋的“吃人”的本质，是我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由于鲁迅自觉地接受共产主义前驱者的领导，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服务，才发挥了无比强大的战斗威力，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界的统一

封建的革命运动遍及全国，发展为包括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爱国运动。北洋军阀政府迫于人民的反抗，撤去了有关的卖国官吏，拒绝在“和会”上签字。后来，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规模壮阔的革命文化运动。

战线出现了公开的分裂。资产阶级右翼害怕和仇视马克思主义，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并加紧和封建势力勾结。原来革命的人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鲁迅感到文化界的力量分散，布不成阵，思想上出现了新的矛盾。他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变化。但他不回避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希望在战斗中不断前进。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鲁迅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为了抗议北洋军阀无理开除六名学生而掀起革命学潮时，鲁迅最先站出来支持并参加她们对反动派造反的革命运动。当反动文人鼓吹“费厄泼赖”，散布对于失败者不应再行攻击时，鲁迅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论文，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原则。他深刻地指出，狗性是不会改的，如果不把“落水狗”彻底打垮，让他们爬上岸来，是还会咬人的。老实人误把纵恶当作宽容是大错特错的。

一九二四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武装斗争有很大发展。一九二七年初，鲁迅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地广州。四月十二日，国民党中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对此感到万分愤慨，试图营救被捕的革命者，但是一再力争，都没有结果。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他亲眼看到了反动派杀人的残酷。同是青年，有的却投书告密，助官捕人，杀人的手段并不比反革命壮年差。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给鲁迅以极大的震动，促使他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解决思想

上的矛盾。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选择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作为战斗基地，一面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种拿红皮书也要坐班房的反动统治下，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内山书店①一个职员的名义，租了一个房间，存放马、恩、列、斯的著作。他经常带着斗争中的问题进行学习。一九二八年前后，他学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有关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用马克思主义除去自己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毒气和鬼气”。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认识到以前把生物学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来，是何等荒谬！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几千年来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才能看清阶级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社会发展到现代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进到无阶级社会。

学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投身火热的群众阶级斗争，终于使鲁迅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革命道路，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统一的道路。

①内山书店是日本人内山在上海经营的一家书店。

## 永远前进 革命到底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对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文化和一切进步文化，进行残酷的“围剿”。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和自由。当时，鲁迅遭到反动文人的围攻，特务的盯梢，甚至反动当局的通缉。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胸怀真理，看到光明，向往着胜利，坚韧不拔，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

鲁迅为了突破国民党文化特务查、封、禁的险关，巧妙地用了一百多个化名和多种多样的笔法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尤其是他的杂文象匕首投枪一样，直刺敌人的胸膛。一九三一年，他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控诉反动统治者迫害革命文化运动的种种罪行。这篇文章当时没有一家报刊敢于刊用。但他想到反动派越是不让人民说话，他越要为人民奔走呼号。他请人把文章译成英文，寄到国外发表。他说：“他们越想秘密起来，我的文章却走到国外，越不给它秘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暗杀了爱国人士杨铨。鲁迅义愤填膺，明知自己已经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还是不顾一切去参加杨铨的葬礼，离家时关门上锁，不带钥匙，直奔会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他认为，即使流血牺牲，也更将暴露敌人的凶残，启示人们不断地斗争。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敌人胆颤心惊，

而给了人民极大鼓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反“围剿”的伟大斗争中，鲁迅自己勇猛向前，同时，又团结广大革命文艺战士一道战斗。他认为与旧社会和旧势力斗争，必须坚决、持久，注重实力和培养大批新的战士。鲁迅在斗争中，严格区分敌、友、我。他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张不但要联合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而且“还要招致那场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进”，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精锐的队伍。他驳斥那些认为先建设好队伍然后才能作战的论调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他对待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学团体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些文学团体的某些人员攻击、谩骂鲁迅，但他还是以革命的大局为重，一方面联合他们共同战斗，一方面又批评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广阔胸怀。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从东北扩展到华北，国民党反动政府妥协投降，民族矛盾极度尖锐化，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窃据上海文化界党的领导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一伙，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们扮着革命的面孔，讲一些激进的言辞，暗中却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反革命”、“托派”以至“汉奸”，阴险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鲁迅在这伙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

的“指导家”面前，没有被迷惑。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眼光，看穿了他们不是“正路人”，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对他们的憎恨和鄙视，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称他们为坐汽车、穿洋服的“四条汉子”。一九三六年，周扬一伙积极推行当时党内王明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掩盖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借“国防”之名，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之实。鲁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揭穿“国防文学”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又根据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抗日文化战线中的领导权，给了王明、周扬一伙的投降主义路线以沉重的打击。这充分反映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

鲁迅越到晚年，革命意志越坚强，越显示出青春的活力。他在文化战线上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年，正是革命最困难的年头，但他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当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病中的鲁迅兴奋异常，致电党中央，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一九三六年，当托洛茨基派匪徒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长期的紧

张战斗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影响和摧残了鲁迅的身体。那时，他的病愈来愈重，但仍然坚持战斗，充分表现了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逝世前的一天还在执笔，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已。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思想、行动、著作，至今仍闪烁着不灭的光芒。鲁迅一生留给我们七百余万字的著作和译文，记载着他前进的脚印，战斗的业绩，反映着中国文化革命发展的历程。毛主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那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为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鼓舞着我们前进！

革命人民所怀念的，阶级敌人必然仇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都千方百计地歪曲、诬蔑鲁迅，把鲁迅说成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被阶级敌人歪曲了的鲁迅，终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还其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马列主义的叛徒们对此惊恐不安。他们抽掉鲁迅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侈谈所谓鲁迅的人道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鲁迅世界观改造的决定作用，这不单是歪曲鲁迅，更险恶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他们叛徒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吗？

（原载《中国建设》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 鲁迅的生平及杂文

鲁迅的生平和斗争与其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李何林

同志们：我是一个正在改造的老年知识分子，几年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业务上再学习，都进展得很慢。过去虽然学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也搞过这一方面的教学，但是对于鲁迅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甚至有些错误的了解。由于前些时候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几位同志搞过几个月的《鲁迅杂文选》的注释工作，大家叫我来谈一谈鲁迅的杂文；因为我也正在学习，就来谈一谈吧；谈出来更可以和同志们商量。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的一些想法”；其次，我想通过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斗争来看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就是按照他所生活的几个时期，来看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是怎样由朴素的唯物论和进化论及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到辩证唯物论和共产主义者。最后再谈一谈他的杂文的艺术性。

（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